

中美關係·推論很糟，結論尚好

陶百川

中美關係包括中美外交和美毛關係的現狀和內幕，因為錯綜複雜，變動不居，不獨局外人很難了解，即使幕中人也尚在摸索和試探，未必已有確切的結論。我雖為此請教了幾位中美官員和新聞記者，也因此獲讀了一些文件和資料，但也祇能就此略作推測，而推測顯然不一定是事實，也未必一定能實現。

我的第一個推測，是美毛雙方正在秘密商討周恩來如何可與美國國務卿羅傑斯舉行所謂「高階層會談」。

即使推測，也得有些依據，我的依據之一是五月五日報載華府新聞記者詢問國務院發言人布瑞：聽說美毛的華沙會談將改在阿爾及爾舉行，是否確實？布瑞雖答稱不知，但我就推測華沙會談必將恢復，如果改在阿爾及爾舉行，則代表雙方參加的將不會再是大使，而是周恩來和羅傑斯。因為如果有高階層會談，周恩來自必不敢深入虎穴，親去波蘭，所以必須變更地點；假使仍是「大使級會談」，就沒有改去阿爾及爾的必要了。

五月七日監察院調查中美關係現狀的七人小組往訪外交部周部長，行前我們略談時事，我就提出這個看法，同人頗以為然。到了五月十一日周部長在監察院報告「國際現勢與我國外交」，無意中提到當日一則新聞，說周恩來表示將與美國直接討論世界問題。我即席將圖書室的夜報借來查閱，發現英文中國日報的一則貝魯特外電，說周恩來會對一批阿拉伯記者表示他已準備與美國談判世界問題，而先從臺灣問題談起，這就更明顯了。因為世界問題不是大使所能談判的。這是我說周羅將有會談的第二個依據。

不僅如此，我的推測還有第三個依據，就是華沙會談最初三年的故事。

華沙會談本在日內瓦舉行，始於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會談的議程，包括兩項問題：第一是釋放雙方被拘人民，第二是另一些實際問題。在九月十三日的會談中，中共代表宣稱：所有被毛共拘留的美國人民，都可釋回，於是他便要求進一步討論第二項問題，並且提出先行討論恢復貿易關係（解除禁運）和舉行高階層會談（外長會談）。美國代表立即答覆：除非毛共已經實踐了釋放全部美國人民的保證，美國不願討論舉行高階

層會談。但在九月二十日的一次會談中，毛共代表堅持要舉行高階層會談，於是美國要求毛共先須公開保證不在臺灣地區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後來雙方在這一點上糾纏了二年多，最後還是不歡而散。現在美毛眉來眼去，毛共目的之一，顯然就是舊事重提。

其實四月二十八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布瑞突然宣稱臺灣法律地位問題尚未解決以及我國雙方應以談判方法解決爭端云云的時候，我就聯想到日內瓦會談的往事，認為他的話是在說給毛共聽的，並推測雙方的高階層會談已在準備議程了。

我的第二個推測，是美毛雙方已經舉行了低階層的秘密會談，以期為高階層會談鋪好道路，但在臺灣問題上遭遇了困難。雙方如能就臺灣問題獲致協議，則高階層會談就會舉行。

這個推測的依據，一是上引五月十一日貝魯特外電所報導的周恩來的談話，二是上引四月二十八日布瑞的聲明，三是日內瓦會談的一段秘史。一二兩點已見上文，茲就第三點略加說明，這不僅是為我的推測說明其依據，也是為說明這

個問題的嚴重性。

日內瓦會談關於高階層會談的交涉，最初雙方嚴守秘密。最先透露消息的是紐約時報。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日，該報發現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勞勃森會經奉命從華盛頓飛往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喬治的故鄉，訪晤喬治。勞勃森當日就匆匆飛回，並在第二天邀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李察特會餐。美國國會正在休會期中，如果沒有重要問題發生，外交當局不會派助理國務卿去移樽就教。紐約時報認為勞勃森的奔走很可注意，所以就以長途電話詢問喬治。二十三日該報刊出這個大消息：

「參議員喬治今日宣稱：他深信『我們正逐漸接近一種局勢，在這局勢中，有很多事情似乎比較快地』促成美國和中共的高階層會議。」

「這位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主席，在他家中用電話對本報記者解釋道：『世界的局勢預示這個時期正在接近中，那時中共會願意保證他們放棄使用武力，而需要以談判來解決問題。』」

「他繼續說：『如果中共能這樣做，我們準備和他們合作，由我們的國務卿和周恩來舉行直接談判。如果他們不能先作放棄武力的表示，那末這樣的高階層會議便不可能』」。

但是不在臺灣地區使用武力的問題，雙方在日內瓦會談雖各有一些讓步，但不能獲致協議。當時雙方各提一個共同聲明稿，雖經一再修改，但未為對方所贊同，會談氣氛嚴重，不久就有一九五九年的金門砲戰。（請參閱三民書局出版拙著「美國對華政策透視」）。

美方所提最後一稿大意如下：「詹森和王炳南兩位大使，決心以和平談判，解決兩國的爭執，而不在臺灣海峽或他處威脅或使用武力。這兩位大使，當繼續會談，以期獲致實際可行的方法，以實現這個共同的願望。」

毛方所提的稿子，大意如下：「王炳南詹森兩位大使，同意在不損害互尊領土主權完整和不干涉彼此內政的原則下，宣稱：中共和美利堅合眾國，決心以和平談判，解決兩國在臺灣地區的爭執，而不對對方威脅或使用武力。這兩位大使，當繼續會談，以期在兩個月內探求獲致實際可行的方法，以實現這個共同願望，包括舉行中美雙方的外長會議，並作詳細安排」。

三

依據這段往事，美國政府這次突然公開提出臺灣地位問題和平解決問題，據我推測，是因毛共要求與美國舉行高階層會談，以圖解決臺灣問題，但美國一時尚無此準備，所以潑上一盆冷水。美國的意思，似乎是在告訴毛共：（一）臺灣問題是你們內部雙方間的爭端，應由你們雙方談判解決，不可使用武力。（二）如果你們自己解決不了，臺灣的法律地位問題尚未解決，將來可由國際協商處理，美國一國負不起解決的任務。這是我的第三個推測。

這個推測如果不錯，美國已對毛共享以閉門羹了。原來美國目前所需要的祇是恢復華沙會談，不想把它昇高，更不想談判臺灣問題。

如果毛共一定要談臺灣問題，那麼，依據當

年日內瓦會談的覆轍和這次布瑞聲明來推測，周恩來和羅傑斯之所謂高階層會談，也將如當年杜勒斯和周恩來會談那樣胎死腹中。

但是如果美毛先同意不談臺灣問題或者回復日內瓦會談的議程，事先同意發表不在臺灣地區使用武力的共同聲明，則仍依往事來推測，所謂高階層會談，仍有舉行的可能。

四

毛共能否聲明不在臺灣地區使用武力呢？我的推測，並非不可能。第一，因為毛共自知無此力量；第二，因為毛共可以改採「和平攻勢」。一九五九年的金門砲戰和以後十幾年來的「沉寂」，就是毛共自知無力攻取臺灣的明證。至於和平攻勢，也並非「不可思議」。這個推測，也有往例作依據。

民國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臺灣各報登出中央社訊：「據共黨新華社廣播說：周恩來本月二十八日在北平對『人民代表大會』發表演說，揚言共黨願與我政府直接談判和平，希望我政府派遣代表，指定會談的地點和時間云云。我政府當日就由政府發言人新聞局代局長朱新民發表談話，指斥『這是周恩來的又一謊言』。朱新民說：『我們政府與軍民同胞洞悉共匪的陰謀，唯有團結自由地區全體軍民、海外僑胞及所有大陸愛國同胞，從俄帝侵略工具——中共匪幫之手，解救全體中國大陸同胞，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在這以前，那年二月中旬，周恩來已向臺灣

招手，說什麼：「在中國的歷史中，中國共產黨曾有兩三次和國民黨攜手合作。在這攜手的期間，共產黨和國民黨並肩作戰，以抵抗帝國主義。」

對這和平攻勢，中央日報同年二月二十六日的社論予以駁斥：「共匪對於我中華民國反共抗俄基地臺灣，既不敢武力作戰，必將繼續推行其政治作戰，並且大肆宣傳和平協商，妄冀從我們內部來瓦解我們堅強的壁壘，同時從我們外部來分化我們的國際陣線。」

毛共是否或何時或怎樣發動和平攻勢，我尚不能推測。但有一點是可以推測得到的，就是它的和平攻勢必將失敗。這是我的第四個推測。

五

上面這些推論，使人不免懊喪，但是我們不必也不應諱言。好比颱風，我們應該及時發出警報，好使大家早作心理的物質的方法的準備，以減少災禍。

而且以中美關係而論，推測的情形雖然很糟，然結局和結論究竟尚言之過早，而且未必很壞。例如對於尼克森總統的政治家的擔當和戰略家的明智，我們便不可低估和忽視。

我們對尼克森的失望和憤慨，主要的原因是在他本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世局咨文。可是我們也應同時參閱他在十一天後（三月八日）對紐約時報外交專欄作家沙茲柏格所作的補充說明（中文報刊沒有譯載）。以我來說，看了他那些補充，我對他仍抱着相當的同情、敬意和希望。

因為他說：「這個（尼克森）主義旨在達成保持美國政策在世界上所負任務的這個特定目的，却不是為了從世界和國際的責任上退却。」「但是這（越南撤兵）並不是說我們將從每個地方撤回我們的責任」。

因為他說：「有一段時期，我們曾期望別的国家來擔任這件工作。但是現在只有美國在世界上，擔負這樣重要的一個角色。我們的責任並不限於這個大陸，而是包括歐洲、中東、東南亞、東亞等許多其命運影響世界和平的地區」。

因為他說：「讓我們看着今天的世界。有兩個大的強國面對着我們——蘇俄和中國。他們是大的強國和大的民族。當然他們兩者都不希望有戰爭，但是都受着一種公開宣稱以擴張為本質的哲學所推動，他們自己也將承認這點。然而只有美國具有足夠的力量來協助保持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均勢，否則這些均勢就可能受到影響」。「如果我們忽視這些基本事實，將會發生什麼？正如我先前所說，美國是個太平洋強國。超音速飛機將加製造——

如果不是由我們製造，將會由其他人製造，到那時我們和日本之間，只有相距三小時的飛行」。

因為他說：「我了解這些因素。現在很需要改革，以改善衛生、教育和環境。但是我們必須同時負擔起國內和國外的責任。我們必須兼顧兩面。無論如何，假使我們達成改善國內的環境和生活條件的話，我們也就必須確保我們能繼續存在，來享受這些改善」。

關於美國對中華民國的防衛責任，尼克森總統為澄清四月二十八日布瑞的聲明，特在第二日的記者招待會宣稱：「我祇在說明這一點，就是美國正在用極有限度的方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比較正常的關係，但我們必得同時維持對臺灣的條約承諾」。可是毛共能夠容忍美國這個承諾麼？這也可說是中美關係最後不致太糟的原因之一。

六十年五月十八日

永記紙業有限公司

專

銷

模造紙印書紙

中西紙張批發零售

價格公道隨叫隨送

地址：臺北市大理街二十巷四號
電話：三三〇三二二三